



昭通获评“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”的消息传来时,年逾古稀的历史学教授陈孝宁,正独自在昭通古城建国街的青石板路上。他的目光掠过斑驳的门楣,仿佛在回望一段段旧时光。

陈孝宁曾任昭通师专校长、昭通地区文联主席,深耕地方文史多年。他说:“地名从来不是简单的符号,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藏着这片土地的呼吸。”

“秋城”:一个别称的诞生

“昭通为什么被称作‘秋城’?这个问题,得从这片土地的禀赋说起。”2009年,昭通市召开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,彼时的昭通正迫切需要一张能锚定城市定位的文化名片,陈孝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,首次公开提出了“秋城”这一城市品牌定位构想。

“国内城市别称众多,江城、泉城、山城、春城各具辨识度,而‘秋城’这一称谓,在全国几乎没有其他城市使用,具备独一无二的辨识度。”陈孝宁翻开当年的笔记本,密密麻麻的字迹,记录着他的考证与思考。

这一构想绝非凭空而来,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梳理之上。陈孝宁从4个维度系统阐释了“秋城”的内涵:一是独特,“秋城”在国内外城市别称中鲜有雷同,易识、易记、易传播,具备极高的辨识度;二是概括,昭通海拔1900余米,冬无严寒、夏无酷暑,每到盛夏川渝地区酷热难耐之时,昭通却凉风习习,“天凉好个秋”正是这座城市最贴切的气候注脚;三是诗意,夏秋之交的昭通,十里荷花、三秋桂子、万亩果园都与“秋”的意象紧密相连,一个“秋”字,便为整座座城市晕染出金黄的色彩与沉稳整体的格调;四是吉祥,秋天本就是成熟与收获的季节,“春种秋收、春华秋实”的传统意象,恰好寄托着一方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。

“更重要的是,云南已有一座世界闻名的‘春城’昆明,昭通定位‘秋城’,正是巧妙借势——春秋呼应,相得益彰,让更多人知道云南不仅有座春城,还有一座秋城。”说这话时,陈孝宁的笑意里,藏着一

位深耕本土的学者对故乡气质与文化底色的深刻洞察。

千顷池:一道文脉的光源

《永昌郡传》中记载:“朱提郡,在犍为南千八百里,治朱提县。川中纵广六十里,有大泉,池水千顷,名千顷池。”这寥寥数语,是“千顷池”现存最早文献记载,也正是陈孝宁多年文史考古工作的开端。如果说“秋城”是他为昭通城市形象赋予的诗意注解,那么对“千顷池”的考证,便是他为这片土地的历史纵深照进的一道光。梳理这条线索后,他很快意识到,这不只是厘清一个地理名词的问题——弄清“千顷池”是否真实存在、水域范围有多大,直接关系到对昭通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整体格局的判断。他逐一考辨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注引《南中志》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及清代方志的相关记载,将古籍文本与方国瑜、李正清等学者的现代研究成果相互印证;纸上的字句终究要到大地上去求证,于是他走进昭鲁坝子的田野,循着“八仙海”“龙池”等古地名留下的线索,在田埂与水塘间,逐步复原出千年前古湖泊的水域轮廓。

这些在旁人看来枯燥之味的史料考据,为昭通成功申报“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”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。在最终的申报材料里,“千顷池”作为昭通早期区域开发的核心历史佐证,被郑重写入其中。

古城脚下:一位学者的“在场”

陈孝宁的身影从未局限于书斋,在昭通古城保护与更新的各个关键节点上,他始终在场。2018年2月,昭通古城八角亭、下排街、文洲等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设计

陈孝宁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守望

王 璇

地名载文脉 匠心润民生

方案专家评审会召开,陈孝宁与曾令云、马卫民等本土文化学者一同坐在评审席上。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表态式参会——每一处街区的命名、每一座建筑的定位、每一条巷道的走向,都直接关系到古城格局能否延续其原生历史逻辑。“地名一旦

定下来,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事。”评审过程中,陈孝宁反复强调一个原则:新拟定的地名必须有据可依,要么源于历史文献的明确记载,要么来自民间约定俗成的传承,绝不能凭空臆造。在他看来,地名方案的核心,是要和古城的原生历史格局深度契合,让每一个新取的名字,都能讲出一段昭通的往事。这份一以贯之的严谨,也体现在他此后参与的每一项地方文化论证工作中。

2026年3月,“磅礴乌蒙·文脉昭通”——昭通文旅强市“大家谈”专题访谈在昭通古城文庙举行,陈孝宁与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勇等学者同台交流。这一次,他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,建议深挖蜀王杜宇传说等本土文化IP,打造杜宇文化雕塑、杜鹃主题公园,并推进孟孝琚碑等珍贵文物的活化利用,从而“让千年文脉可看可感、可游可赏”。

同年7月,在昭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“朱提文化”研究交流科普活动上,陈孝宁从文旅融合、品牌优先的角度,系统梳理出昭通的7张核心城市文化名片:蜀王故里、汉洗之乡、孟碑故事、五尺古道、民国风物、避暑秋城、世界电都。从秦代开凿的五尺道,到汉代朱提青铜的辉煌;从杜宇化鹃的古老传说,到民国时期的风云激荡;从承载“小昆明”记忆的老街区,到白鹤滩等3座世界级水电站的大国工程,这些名片,每一张都是昭通不可复制的独特文化基因。

在陈孝宁看来,新时代的文旅产业早已从传统的观光模式,转向文化体验、生态康养、历史溯源的复合型深度游。

一座城市的文旅核心竞争力,不在于项目数量的多少,而在于资源的稀缺性、历史的厚重性、体验的独特性。他建议昭通文旅始终坚持以文化为魂、以生态为底,践行“轻开发、重体验”的发展路径,把本土独特的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,全力打造面向川渝、辐射全国的康养新高地。

微尘里的世界

在陈孝宁的文集里,有一篇题为《我读〈龙氏家祠〉》的文章,文中写道:“龙氏家祠……在无限的时空中,它只是微尘中的微尘……但,微尘难道不也是世界?”

这恰恰是陈孝宁对待每一处地名、每一段本土历史的态度。在普通人眼里,考证一个地名的来历、论证一个城市别称的合理性,不过是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;可在陈孝宁眼中,正是这些如同“微尘”一般的细节,串联起一座城市文脉的完整脉络——没有“秋城”的精准定位,昭通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终究只是冰冷的气象数据;没有对“千顷池”的扎实考据,昭鲁坝子的早期开发史便会一直笼罩在历史迷雾之中;没有对古城地名的严谨论证,所谓的“历史街区”终将沦为没有灵魂的空洞躯壳……

“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。”他说这番话时,窗外铺展着昭通秋日的天光,澄澈、从容,恰如“秋城”这个名字所蕴含的气质。文脉的传承从来靠喧嚣,它所需要的,正是有人愿意俯身拾起那些被时光掩埋的“微尘”,细细辨认,轻轻拂拭,让这些沉睡的细节,在新时代里焕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柳岸守初心 微光成星海

——昭通市星海行动公益协会20年记

杜恩亮 文/图



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服务。

昭通市海星行动公益协会的20周年纪念活动近日在昭阳区洒渔河畔举行,志愿者们指尖翻过的20年台账里,藏着10余万个被公益微光改变的人生:从2006年街头一元、两元……为白血病女孩筹集救命钱的起点出发,20年来,这群身着浅蓝色马甲的公益人,凭着像岸边垂柳一样扎根乡土的韧劲,累计用405.49万元善款助力902名寒门学子走出大山,用1999.2万元专项善款为1346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打通生命救治通道,还为4.1万名偏远山区的师生解决了安全直饮水问题,把点滴善意汇聚成覆盖乌蒙大地的温暖星海。柳枝牵起的从来不只是水岸的绿意,更是昭通人代代相传、绵延20载的向善脉络。

一场全城爱心募捐开启的20年善意接力

2006年,昭阳区罗炳辉广场上,一场为

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提供义诊服务。

14岁白血病女孩崔大清发起的全城爱心募捐,成了这条爱心之路的起点。当年30万元的骨髓移植治疗费用,对这个贫困农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。几名偶然得知消息的年轻志愿者临时组成志愿小组,主动联络昭通市红十字会善款进行全程监管,放弃双休日休息时间,在街头靠着一元、两元的零散捐款,托起她的生命希望。当崔大清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,这群年轻人忽然明白:你递出的善意哪怕微小,对身处绝境的人来说,或许就是全部希望。这让他们想起海滩上那个坚持把海星扔回海里的小女孩的话:“我知道我不可能救活所有的海星,但是我知道当我捡起这一只海星并

把它丢进海里的时候,我已经改变了它的命运。”从此,“昭通市海星行动公益协会”(以下简称“海星行动”)的名字,伴着岸边长出来的新柳,在乌蒙大地深深扎下了根。

在海星行动902余名受助的“耕耘学子”中,盐津县文科状元蒋洪是最特殊的一个。他出身盐津县石门村的寒门家庭,读书时常年以米饭配白菜度日;家庭遭遇变故后,高昂的大学学费几乎断了他的求学之路。2012年,在共青团盐津县委的推荐下,他通过海星行动的层层筛选和多轮家访核实,获评“耕耘奋斗奖学金”,解决了入学费用的燃眉之急。为期5天的拓展培训中,原本内向自卑的他,通过破冰训练、高台演讲等环节逐步打开心扉,真切领悟到“传递爱心、助人自助”的公益理念,回馈桑梓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心里。毕业后他几经沉浮,2018年因投资不慎亏损800余万元。他主动担下所有责任,逐一向近百位债主写下欠条,承诺2年内还清债务;凭借不服输的韧劲,于2021年依托“洪状源”农产品社区团购模式,将债务全部偿清。返乡后,他创办农业科技公司搭建销售网络,公司农特产品年均营业收入达2.5亿元,直接、间接带动1000户以上农民增收、上万名群众就业。2022年,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“兴农人”的他,在豆沙镇和海星行动的社工偶遇,聊起多年前受助的往事,当场提出要加入公益队伍,依托旗下1万余名全国代理商的电商渠道资源,为公益项目开辟助农增收的新路径,成为海星行动乡村振兴板块的核心志愿者。

扎根乌蒙大地的民生公益实践

20年岁月里,海星行动的脚步从未停

下,就像千万条柳丝牵起整片河岸的绿浪。这群人凭着微弱却笃定的坚持,把细碎的善意织成了覆盖乌蒙大地的温暖网络。

在助学领域,2009年第一届“耕耘奋斗奖学金”正式启动,开创“资助+赋能”的特色助学模式:申请学生需要先参加为期5天的拓展培训,设置破冰训练、高台演讲、求职体验等20余个层层递进的实践项目。项目累计筹集善款405.49万元,为902名寒门学子打通了求学之路。如今,近三成受助毕业生选择回到昭通乡村一线任教、行医、创业,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本土生力军。海星行动为每一名受助学生建立成长跟踪档案,安排社工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,在物质帮扶之外,更注重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。如今,崔大清也成了全职公益志愿者,跟随团队到山村送物资,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每一个腼腆胆怯的孩子:“哪怕身处绝境,也有人愿意伸手拉你一把,你也可以成为向他人伸出援手的人。”

在助医领域,2008年12月,共青团昭通市委与海星行动联合创建“援助患先天性心脏病贫困青少年”项目,联动10余家基金会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昆明等地的医院,搭建起生命救治接力通道。截至2025年,海星行动官方年报报告显示,该项目累计筹集善款1999.2万元,成功救助1346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,2006年以来累计救助12名白血病患者,为云贵川周边950名瘢痕患儿提供免费筛查服务,资助53名符合条件的贫困患儿完成治疗。这些数字背后,是一个个家庭从绝望中重燃希望的瞬间,是孩子第一次顺畅跑完步、不再气喘吁吁,回头冲家长露出笑脸的那一刻。

在乡土服务领域,2016年,由中央财政支持的留守儿童关爱示范项目落地实施,海星行动为昭阳区、鲁甸县1108名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上百次身心健康成长服务。2019年,海星行动入驻大关县靖安易

地搬迁安置区,已累计开展3100余小时入户服务,助力2700多名搬迁群众快速适应新生活,补齐易地搬迁“后半篇文章”中“软适应”的关键一环,推动群众从“住有所居”迈向“心有所归”。2022年起,在盐津县豆沙镇落地的海星行动乡村振兴项目,摒弃传统“输血式”帮扶模式,从基础设施、社区治理、产业培育等7个维度,打造民间公益助力本土“造血”的县域示范样本。受助返乡创业者蒋洪带领电商团队,运营当地乡村创业孵化基地,培养乡村主播,搭建销售矩阵,把山核桃、高山土豆等数百种山货送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,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户的农产品销路难题。2017年至2020年,海星行动为昭通54所偏远山区小学安装60台净水设备,让4.1万余名师生第一次喝到了清澈干净的直饮水;有孩子看着直饮水愣了好久说:“原来水可以是透明的。”

20年间,越来越多的受助者毕业后主动回到海星行动,穿上浅蓝色马甲成为志愿者,像柳树的种子随风飘落,落地便能生根发芽,善意在这里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传递。2013年,海星行动正式注册登记;2024年经民政部门认定为慈善组织;2025年获评昭通市4A级社会组织;同年8月,获评新时代“昭通印象”风尚人物。这支公益队伍20年来扎根乌蒙大地,累计联动1.2万名本土志愿者开展各类公益服务,筑牢了乌蒙山区民生保障的民间暖心防线。

风又起,柳丝轻扬,细碎的光斑在人群间游走。20年前,他们怀揣“捡起海星改变命运”的初心启程;20年后的今天,最初参与者鬓角已添了白发,眼眸里的光依旧明亮。一群人20年的坚守,把点滴善意汇聚成照亮大山的光,正是万千公益力量扎根乡土、助力民生保障的生动缩影。柳色漫过朱提古岸的岁岁年年里,更多温暖的故事,还在继续生长。

